

目 录

- 活跃在三水前线……………陈 明(陈耀祥)(1)
- 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南三大队斗争回忆录之五
……………戴 苏(5)
- 抗展与巩固——抗日战争时期南三大队
斗争回忆录之六…戴 苏(7)
- 背水之战——记芦苞一次抗日战役……………谭桂贤(10)
- 金本“三·七”抗日战役见闻……………李参辉(12)
- 日军侵占老鸦岗及其覆灭……………何广海(15)
- 略谈日军侵占伏护地区的罪行……………何广海(17)
- 日伪期间之青岐区……………陆宜中(20)
- 陆石泉手刃敌伪……………陆宜中(22)
- 首任三水县教育局局长李仕鸿……………何景尧(24)
- 陈秋舫与梁寒操……………何锡安(26)
- 一辛亥革命后的陆兰清……………黎民兴(28)
- 邑人茶商吴伟……………何锡安(31)
- 梁士诒为袁世凯称帝效劳……………何广海(33)
- 战时县长陈让湖其人……………黎民兴 何广海(35)
- “铁肚”陆韶新……………邓崇谦(38)
- 武举人莫龙辉事略……………林子经(40)
- 三水县古代地理概貌……………何 扬(42)
- “新沙”何以称为“发疯沙”……………宣新 南生(53)

也谈河口玄坛庙.....	黄桂然 (55)
“番塔”释义.....	鲁志强 (57)
解放后三水县中医发展概况.....	刘炳贤 (58)
抗日时期三水船民逃难记.....	林 离 (62)
三水县水上居民的风俗习惯.....	海 湛 (70)
河洲岗崩基始末.....	陆森昌 陈 新 (73)
金本赛龙史点滴.....	陆森昌 陈 新 (75)
梁寒操及郭沫若的赠诗	史 文 (78)
经方少保西樵山居 (转载).....	何维柏 (80)
陈白沙先生的戒懒歌.....	何广海 (81)
黄祝葵的《芦江棹歌》三十首并序.....	黄耀案 (82)
陆玮廷之咏西樵诗.....	奋 芳 (86)
质疑·补充·订正	
“陈金缸不是郑绍忠所杀”吗.....	刘克洪 (87)
我对梁锡鸿教授的了解.....	莫 联 (95)
有关邓醴芝史料的补充.....	刘 涛 (98)
有关叶启芳、徐微明的一点补充.....	黎民兴 (100)
更正两则.....	何广海 史 工 (100)
小启.....	编 者 (56)
本刊第十一辑勘误表.....	史 工 (101)
梁士诒遗像.....	梁注徽提供 (封二)
麦祥天遗像.....	半 工提供 (封三)
麦太开遗像.....	半 工提供 (封三)
封面、封底设计.....	何励志 (封面、封底)

我们活跃在三水县前线

陈 明（陈耀祥）

一九三九年的九月初，我们“政五”大队（注一）第二中队从工作了已有半年左右的清远县来到了抗日前线边缘地带的三水县，继续开展抗日救亡的政治工作。

当时，三水县南半部的国土（包括三水县城西南和河口等城镇）（注二）已经沦入敌手，只有北半部仍然由我们据守着，其中芦苞就是这北半部中唯一的一个城镇。第二中队就把中队部设在芦苞镇附近的独树岗内，把所属的三个区队重新编组，一个区队开赴南边，并分出一些队员到附近的先觉院去；一个区队开赴范湖；一个区队随中队部驻在独树岗。

那个时候，芦苞的商业呈现出畸形发展的状态，走私十分猖獗。走私的商人往往雇用十多个挑夫，挑着大担的货物，鱼贯而行。他们从芦苞取道乐平、大海洲，经南海县的南浦、官窰、麻奢、里水而达广州；又从广州贩运货物回到芦苞转销内地。白天，日本侵略军不时从南而用小钢炮（注三）轰击芦苞附近和芦苞对岸的田野，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农业生产。但一到晚上，整个芦苞镇特别是芦苞水闸上，摆满了小摊子，一盏盏的汽灯和电石灯，照耀得如同白昼。人们攘来熙往，摩肩接踵，十分热闹。

当时我是第二区队的一个队员。我们整个队的任务和在始兴县、清远县的时候一样，是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动员、组织工作。主要的工作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到国民党的军队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或表演节目。在教唱歌之前先讲解歌词，在演出节目之前先作一番讲话，借此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对投降，反对分裂，树立持久抗战必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念。

二是在农村、市镇常驻的据点办民众夜校，分设妇女班、儿童班等。按不同对象和整个客观形势的需要，自己编写课本、讲义进行讲课，目的在通过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

三是动员组织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例如烧茶水送给前线部队，接待、安置和疏散从前方退下来的难民等。

四是经常大量进行日常的宣传鼓动工作。例如写抗日大字标语，绘壁画，出墙报，口头宣传，教唱抗日歌曲或演出街头剧等，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虚弱本质；围绕着宣传持久抗战必能取得最后胜利的道理这个中心内容，鼓舞群众斗志，号召万众一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样，工作方式多种多样，因时间、地点和对象不同而灵活进行，因此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到了这个月的中旬左右，中队长卫国尧（少校军衔）因事出差到韶关去，他指定由区队长钟瑜（上尉军衔）代行中队长的职权。但几天之后，钟瑜也出差到韶关去。本来他应该指定由另一位区队长吴嵩卿（也是上尉军衔）代行中队长的职权的，但他没有这样做，却指定由我来负责这个工作。

我当时只是一个没有军衔的普通队员。那时候，我正好

担任着第二中队中国共产党地下支部的支部书记。当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广东全省高中以上学生集中军事训练总队”在粤北连县星子镇结业之际，“政五”大队来到星子镇公开招考队员。集训总队的中共地下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安排了集训总队中的一些党员，并动员了一部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队员和进步学生群众去报名投考，被录取的一共有好几十人，我便是其中的一个中共地下党员。

我们考进“政五”去的目的，是要充实“政五”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力量，在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好其他队员，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齐心协力奋斗的。现在，既然上级把这个担子压在自己的肩上，在中队长卫国尧没有回来以前，只有努力挑好担子就是了。

没有想到，这个担子才挑了两三天，日本侵略军就在九月二十二日从河口、西南出动了步兵五百多人，炮兵和骑兵各一百多人（注四），分三路出兵进犯我黄塘、南边一带。一路从河口经田头、横岗向黄塘进攻；一路经基圩出杨梅会合横岗之敌；一路沿墟心、宝月堂向南边进犯。从黄塘、南边到芦苞，只有二十华里左右，敌人随时都有进袭芦苞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有某区队长没有征得中队部的同意便自行将队员带回独树岗，而且极力主张马上把整个中队撤离芦苞，向清远或肇庆方面撤退。

当时我认为不应该马上就撤走，还应该再看一看敌人的动静然后决定。这是因为，独树岗附近的居民并没有全部撤走，国民党三水县政府的政治工作大队也没有撤走，如果我们先自撤走了，日后对群众的工作就无法做了。于是我就把整个中队集合起来，向大家说明目前还不应该马上撤走的原

因，并宣布几项决定：（1）先雇三条民船靠在岸边以备情况紧急时向四会、肇庆方向撤走之用；（2）有病的队员和全体女队员先上船上过夜；（3）队部的公文箱等沉重公物也先搬到船上去；（4）把中队部的几支步枪和少量子弹发给几个队员负责保管；（5）中队部的电话，由林之纯负责值夜接听，有消息随时报告；（6）其余队员衣不解带，马上睡觉。

到了半夜以后，接到前线打来的电话，日本侵略军在下午侵占了的几个地方（注五）放火焚烧民房，并把兵力从三路集中到一路。我当时考虑，敌人进攻的战术向来是以分兵合击著称的，如果他要继续进攻芦苞，就不会过早把兵力收拢起来；其次，如果他要继续向北进犯，就不会放火烧毁自己的后方。因此我判断，敌人这样做法是不会继续向北侵犯的了。果然，第二天天亮后接到电话，敌人向南撤回去了。

以后，我们仍然坚持活跃在三水县前线。大约在这年的十月中旬左右，“政五”第二中队才在卫国尧的率领之下，离开了三水县，转移到西江地区去。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日

〔注释〕

（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第五政治大队的简称。当时军委会政治部共有六个直属政治大队，除“政五”派来广东外，其余五个大队都在别的省份。

（二）抗日战争之前，三水县治原设在河口镇。抗战开始后，河口被日机炸成废墟，县治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迁到西南镇。

（三）这是当时群众的叫法。

（四）关于敌人出动兵力的情况以及兵分三路的具体路

线，是后来看到报纸才知道的。

（五）据后来报纸登载的消息，是黄塘和南边附近的麦村、运坑、龙塘、小陆坑、麦岗、水坑等村庄。

锄 奸 斗 争

——抗日战争时期南三大队斗争回忆录之五

戴 苏

沙头会战后，南三大队在河潜休整中，司令部为加强大队的领导力量，调派林锋任大队长，叶向荣任政委，冯光（即何达生）和梅易辰改任副职，还派来一些大、中学生，与原来的民运组合并组成了一个宣传队（或称政工队），约二十余人。队长罗郁和指导员冯坤，都是女同志。

部队在“新老家”休整了二十天，在司令部的催促下，于三月中旬，我部重返南三边界。由于沙头之战后，我主力部队暂离边界地区，一些汉奸恶霸自以为得势，回乡蠢动起来，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恢复南三的局势，领导上决定首先进行一系列的锄奸工作。

重返南三边界的几天，部队掩蔽在南蛇坑村，突然夜袭洋边村还乡的伪乡长杨富民，将他击毙于他逃遁的屋瓦上，首先解决了插在边境心脏中一颗“钉子”。群众害怕“地头

蛇”的心理，逐步消除，又与我军亲近起来。

华平在我军游击活动的边沿地带，该地驻有伪联防队的何汝荣部，何是个效命日敌的汉奸。适何部的伙夫何虾逃出后参加了我队，何虾与何汝荣的机枪手韦生相识，串连韦生来我部接头，韦生答应夺取何部两挺机枪来投诚，我大队长林锋将亲自率队接应。四月一日，韦生以试枪为名，背出两条机枪交给接应的队伍，敌人发觉后追击，我队火力接护，使之安全返防。韦生有些军事才能，遂被任为大队军事教官。

四月初，大队长林锋和副大队长潘恩隆率机枪班和手枪队半夜潜入大榄。次日早晨即藏枪于柴草，化装卖柴草赴圩，将横行乡曲的匪首何洪（高大三）击毙，并缴获短枪数支，驱散了其余匪徒。事隔不久，土匪容悦基不知悔改，在大榄圩继续为患，我部再派手枪队潜入其家将他处决。经过一连串的锄奸斗争，很快恢复了南三的好局面。随之建立起大榄、小榄、银岗等联乡办事处的民主政权。

补 白

三水县养猪，“农家多有饲养，多者三、四头，少者一、二头，……闻有名圩市酒米家畜饲至二、三十头者。”

资料来源：《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1927）

扩展与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南三大队斗争回忆录之六

戴 苏

为了扩展南三边根据地，一九四五年四月中旬，部队夜袭三水源潭伪联防队福绍祥部。当夜打村前炮楼不克，翌晨转向村后炮楼上之敌，在集中机枪火力交叉掩护下，手枪队匍匐前进，用炸药爆开了炮楼，除十四岁的手枪队员欧波冲上炮楼的阶梯时中弹牺牲外，其余队员都登上炮楼的各层，全歼了守敌。在我部回头再集中力量围歼村前炮楼之前，福绍祥趁机突围逃去。

记得当时我部占领了源潭后，大概是大队掌握了什么情况，有胜券可操之势，部队意外地留在源潭边两天之久。晚上由政工队演戏，群众跑来观看，喜溢眉宇。白天，在源潭屋边的一个很大的草坪上，部队还打了一场足球。这是打游击以来最稀罕的事了。源潭战斗的胜利和广泛的宣传，又掀起参军抗日的热潮，接受参军者络绎不绝，接待工作应接不暇，福姓子弟如福桂英、福海、福祥、福洪、福文龙等十多名就是那时入伍的。不久便建立了源潭民主政权的联乡办事处。

离开源潭只几天，又夜袭南边圩在陆坑驻扎的伪保警

队。手枪队用炸药包将敌营房后墙爆开一缺口，冲入营房。在敌反抗中，十六岁的手枪队员陆卓不幸牺牲，我手枪队则当场打死打伤敌人十余名，缴枪十余支。

此时，活动于辑罗、钱坑一带的马锦、钱涤笙之中队，已受到当地群众和开明人士的支持，并站稳了脚跟，扩大了新区。

四月下旬，珠纵领导人谢斌、刘向东率珠纵二支队主力二百余人来到南三地区，准备西挺广宁。林锋、冯光被调参加西挺，又从南三部队中抽调两个小队约五十人的武装，编入了西挺广宁的挺进大队，并于五月上旬起程离去。南三部队的建制作了调整，大队长由梅易辰接任，政委仍由叶向荣担任，陆华调往司令部，由何干城接任教导员。下设三个中队和手枪队、政工队。建立了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领导小组、大榄、沙头、银岗、小墟、源潭、桃墟等七个乡办事处。

五月间，广州伪绥靖公署派伪军第二十师近千人向我区进行“扫荡”。我部分头匿影藏形，主力则隐蔽于南蛇坑附近。敌人到处搜索，盲目放枪放炮。一次，敌炮弹有三枚在我中队掩蔽地身边爆炸，我们仍埋伏不动，没有暴露目标。敌人找不到我部的人影，只好悻悻而去。我看这是我军勤好工作的成效，也是我军赢得了广大群众拥戴和支持的结果。

一九四五年六月至八月中旬，大队领导忙于建设政权和巩固部队，建立的七个联乡办事处由高柱天、袁君素、邓梦云、邓斌等组成的乡政建设委员会来领导。在这段期间，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促进生产，鼓励和保护商品买卖，及时处理抢劫、偷窃、姓氏纠纷等事件，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实行低率的征粮和税

收，使部队的衣食得到起码的保障，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此外，还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培养乡政工作人员和妇女工作人员，加强了乡政建设和群众组织工作。过去匪如牛毛的边界地方，出现了太平景象。

这时，部队没有打仗，以巩固部队，开展军政训练为主。叶向荣过去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经常批评单纯军事观点，但因部队处于打仗、流动、分散的环境中，政治工作只能“零敲碎打”，现在可以有条不紊地按计划进行。叶向荣调走后，由教导员何干城来管政治工作。针对干部和战士中存在着雇佣思想、离队思想、单纯军事观点，以及自由散漫习气、违反组织纪律等现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政治干部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为思想武器，按各种思想表现分成若干课程上政治课，并采取讨论、提问、考试、公布考试成绩，以及自我对照和批评的方法进行教育。一次，一位非党干部说指导员上政治课是在“卖狗皮膏药”，当即为大家所反对，还受到领导同志的批评。

为了政权和部队的巩固，政工队的工作更为频繁，他们多数是自编自演，召开军民联欢会或到某地搭台演出。除歌舞外，还有话剧、歌剧、活报剧等，演出《新旧政权对比》、《把鬼子赶出去》、《弃暗投明》、《放下你的鞭子》、《朱大嫂送鸡蛋》等剧收到很好的效果。艺术的魅力，使群众和战士或敌忾同仇，或喜笑颜开，沉醉在胜利喜悦之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南三部队奉命北挺粤北，除高柱天率领少数部队留守南三地区外，大部分武装和政权人员共约四百八十余人于八月二十五日起程北挺。此时，国民党反动派要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从四面八方增兵广东各地，实行打内战，企图消灭抗日

有功的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因此我队多次与国民党反动军队作战，并被围困在始兴县的瑶山中，历尽千难万苦，方于当年的十二月初冲出敌人重围，到达粤赣湘边界与粤北指挥部会师。此后，南三部队分调各部队，解放战争时期，除部分北上山东烟台外，留下的部队又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岭粤赣湘边区的武装斗争。

背 水 之 战

——记芦苞一次抗日战役

谭 桂 贤

一九四一年正月初二，天蒙蒙亮，从广州起飞的八架日机，对芦苞镇进行疯狂的滥炸扫射，顿时整个芦苞镇变成一片火海。从火海逃跑出来的人群，肩挑手提，拖儿带女，拥挤在北江河岸，争先恐后抢登渡船，过河逃难。

上午八时左右，还听到远处隆隆炮声，仍有稀疏的炮弹落在芦苞外围爆炸。日军集中数千兵力，分三路进攻芦苞。当时芦苞的守军是国民党一五六师的一个团，师长刘振湘，师指挥部设在西河蒋岸圩附近。团守军为了有效地打击气焰嚣张的敌人，保卫芦苞镇，也相应在三个地方布防：一是在南门藿、门口埗一带布防，以抗击从黄塘窜犯之敌；二是在

湖岗、红岗一带布防，以打击从赤白坵、莲塘来犯之敌；三是在彭街基围（街头圩以下）布防，以打击从永平、望岗、沙寮进犯之敌。日军出动空军和陆军进攻芦苞，空军配合地面部队轮番轰炸，从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结束战斗，敌机竟出动了六十多架次，我守军阵地被炸得坑坑洼洼，防御工事基本被摧毁。陆军先用重炮轰击，待空军轰炸一段时间后，再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围攻，企图一下子夺取我军阵地。当时参加这一战斗的一个幸存者谈及这个战役情况：日军从永平、望岗南下，沿途均未遇到抵抗，当从下塘窜到犁下田开阔地时，突然遭到我守军轻重武器的猛烈阻击，日军措手不及，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从谭基村背后至彭街村基段的整个防御阵地，当时部署着一个连队的兵力，约一百多人。他们坚持战斗了七个多小时，连续打退敌人十多次的猖狂进攻，最后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作战略撤退。除了留下两个班作掩护外，其余部队泅渡北江撤退。由于敌机封锁了河道，加上河面宽阔，身背武器泅渡的我士兵不少被打死、淹死。留作掩护的两个班，坚持战斗到当日下午四时，因无法渡河撤退，便化整为零，一部份躲藏在谭基村天后庙，另一部份躲在树林里，也有的跑到上塘村的柴屋里藏起来。

日军攻陷芦苞后，疯狂地进行烧、杀、抢。晚上，整个芦苞镇熊熊大火，来不及逃出的居民、村民，被日军杀死的不计其数，七成以上的商户被烧毁。

这次芦苞保卫战，我守军英勇顽强，团结战斗，痛击日军。但是，驻防西河的一五六师主力部队，却按兵不动，竟然隔岸观火，见死不救，其中原因，不大清楚。

金本“三·七”抗日战役见闻

李 参 辉

金本“三·七”抗日战役，是指一九三九年三月初七清明节金本区九水江、新圩和江根三地抗击日军的战斗。

一九三八年，日军窜至本县西南、河口后，分兵进驻九水江、新圩、江根等地。他们所到之处，焚烧掳掠，极尽凶残。乡人无家可归，苦况难堪，多次奋起抵抗。九水江人陆兰培，曾统军旅，又是三水县统率委员之一。他目睹日军嚣张，群众受苦，存心灭寇以拯斯民，遂组织金本区游击独立大队，自任大队长，陆昌联（金官乡长）为大队副。金本区十一个乡，均成立中队部，合计有民兵一千余人。派陆永铭驻洲边，为情报转接站，龙昌贤、梁苏昌、陆森等负责搜集九水江方面敌情，陆彭良、陆世昌负责搜集新圩、江根敌情，组织稍具规模。另外还与驻西江的国民党六十四军取得联系。

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六十四军派出九二九团第六营营长郑曙曦，于是日薄暮时率领两连步兵，由富湾渡河至龙池、金竹、洲边。是日中午，李子琴（平田乡长）由金竹派人通知我（我是乡副），入黑时，把平田乡的游击队集中在联登社学处候命。因风闻我军全面反攻，敌人首尾不能相应，定会溃散，该乡中队长李沃南于是率数十人自行往翠坑村，

想乘隙夺取物资。久候，不见动静便撤回。

是夜十二时半，陆兰培、陆昌联、李子琴带同郑营长及其一连步兵抵达洲边，我即迎上前去，告以是日彭贤农民举报日军增兵新圩情况。兰培答我：“今晚必攻。”郑营长问前头部队何在，我云：“未见，莫非迷了路。”过了一会，我提议不如去联登社学处等候，因该处是必经之路。他们同意。队伍到社学未几，洲边村民李为来报：“有军人湿了身，躲在东官亩禾秆堆取暖。”兰培即令他去带队前来。凌晨二时多，集合点名，官兵共二百一十三人，民兵十余人夹在军队中前进。至安溪村，分一连攻新圩、江根，正副营长率一连攻九水江村，着我就地指挥后续队伍前进。其实没有后续部队。

我守候不久，见一士兵挑着四罐煤油，疲乏难行，即着安溪村民叶靖代我在此守候，我代挑煤油至石基村。至村，见陆永铭率担架兵在彼，我问兰培何在，他指向高州岗。我到高州岗，见兰培父子及正副营长，他们令我在此候命。营长下达攻击令，副营长发出信号弹。冲锋号一响，我军个个争先，冲进九水江村，枪声由近而远，把日军驱出村外。陆兰培对我说：“今晚方泄我心头之恨。”继而闻枪声如燃鞭炮。我对营长说：“定是日军增援。”营长问我游击队何在？我答：“我乡的游击队，由中队长李沃南率领去了翠坑村，其余夹在队伍中前进，其他的，我不知。”营长即将亲随数人调往前方，着我往山下，不准有任何人退却。我正起行，有一伤员蹒跚而来，兰培令我往石基村催担架兵前来。途中，闻日军勾仔枪声由白榄岗发出，知道我军已受包围，欲回来复命，已不可能，于是独自一人走向龙洲村。至村，见有一部份军人，我问到此原因，知是攻新圩因连长阵亡，

失去指挥，退却至此。又见金官乡游击中队长陆侠滔率该乡民兵数十人在此用膳，我将前方情况告知，他即率队向崇本乡方面退却。龙洲人亦纷纷用小艇把军队渡至上官员村。我沿安溪回至西山村，时已天明，见日军旗在联登社学出现，料是由河口增援而至的日军。回至洲边，又见有一部份军人，知是攻江根退下的，他们匆忙向金竹方向而去。

是役也，攻新圩、江根的我军，与敌一接触，连长阵亡，失去指挥人而退却；攻九水江的我军，开始时人人争先，一轮冲击，把敌人驱出村外，继而敌兵增援，把整个九水江村包围。斯时，天昏地暗，月色无光，我健儿奋起拼搏，杀得敌人鬼哭神号。是晚由二时半战至凌晨八时，终以众寡悬殊，多数成仁。陆兰培父子躲在树林中，敌人搜索过后始得回来；营长滔渡九人涌至上官员村。合计我军民阵亡一百三十四人，消灭日军二百五十余人。经此一役，日军知我民意不甘屈服，以后甚少到金本农村骚扰。

补 白

一九三七年三水县年产生猪三十万头，向广州销售。

资料来源：伪国民经济委员会广东分会《广东省——基本工业——特殊工业——农村副业调查报告书》（1937）

日军侵占老鸦岗及其覆灭

何 广 海

1944年4月9日下午五时左右，日军从蒋岸登陆进占老鸦岗。是日，敌机整天对蒋岸、李洲、四姓洲和风湖坳一带进行轮番轰炸扫射。这天是星期日，我有事到四姓洲，回来风湖坳品茗，饮一餐茶入防空洞达三、四次之多，几乎整日都避飞机。至下午回到龙潭南塘村后，听说日本鬼子已占领老鸦岗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动了整个龙潭。这时国民党县党部还在曾洲，三水县府在叶洲，已被敌人抄过了头。县党部书记长曾肇弧从间道逃至六和蒲坑庙咀，幸未遇到敌人；县长陈让湖从村头逃走，经过老鸦岗附近时，被敌人开枪扫射，幸未命中。他摸黑步高步低，连爬带跌的舍命逃至蒲坑村，搞得满身泥湿，吓到几乎失去魂魄。

日军占据老鸦岗后，第一出拿手好戏是炮轰龙潭，希望侥幸命中那些令他们寝食不安的游击队；第二着是四出骚扰扫荡，抢掠猪鸡做饼和找几个花姑娘玩玩。果然，不久便听见隆隆炮声。日军盲目乱轰，龙潭首当其冲，害得农民几乎无法耕种，搞得人心惶惶，惟恐偶中弹片，伤残无命。听说后来欧芳见民众如此凄惶，乃请人用山兜抬村头岑卓衡之妻（日本人）上老鸦岗去见日本军官，请以人民生命财产和农业生产为重，免予炮轰龙潭等等。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后来日